獨學廬四稿

東吳石韞玉著

文三

松陵詩徵序

松陵詩徵者吳江殷君曜庭之所緝也自唐時皮陸兩先生有松陵唱和詩傳於世學者遂無不知松陵之名蓋其地居太湖之濱襟帶江浙之間山水清遠風俗尚文故自古多詩人亦巖壑秀靈之氣所結而發焉者也古之王者有輶軒之使采四方之詩貢之天子以徵其民俗奢

儉貞淫自周轍之東也而此事遂廢所賴世之賢士大夫各述其鄉先生之言而文獻存焉詩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卽繼之曰靡瞻匪父靡依匪母古人致敬先民幾與父母同尊可不謂鄭重歟今殷君所緝詩始自六朝迄於明之季年凡三百五十六家雖方外名媛無不備焉松陵文獻之徵於是乎在眞洋洋乎大觀矣哉本朝詩教之盛超越古今況松陵才藪今之詩人富有日新必有倍蓰於昔時者續編之成予拭目望之

孫淵如詩序

予初入翰林謁毘陵孫淵如先生於京第當其時汎汎而已其後在山東同官始知先生抱慈惠之心守耿介之操凡一事之有利於人者無不為也凡一事之有蠹於國者無不革也百姓愛之若父母百吏尊之若師保予罷歸未久先生亦以親老歸養卜居金陵而予適因張文敏公招課諸生僑寄秦淮之上無十日不與先生相見肝胆相許申以婚姻古人苔岑之好未有若斯者也非惟香火之緣深蓋實有道同而志

合者焉先生著書甚夥其有關於經術小學者皆已付梓行世惟所爲詩秘而不宣予屢勸之出而未許也嘉慶戊寅先生以微疾遽歸道山令弟星衢乃裒集先生平日所存詩艸編爲八卷亦不能次其先後蓋蒐羅於散殘之中而略以類相從云爾剞劂旣竣復附以王釆薇夫人遺艸一卷夫人乃先生元配文藻過人先生終身不繼室亦爲嘉耦難再得耳先生詩初效青蓮昌谷以奇逸勝人先輩袁簡齋嘗謂近代詩人清才易得奇才難得而推先生爲奇才晚年

沖和靜穆乃近香山老人舉世尊之而先生乃歃然不自滿今其詩具在視王仲則洪稚存有過之無不及也二子皆毘陵以詩鳴者也少與先生齊名故妄爲論斷如此

彭瑶圃侍御詩序

乾隆嘉慶之間予與彭子瑶圃同官京師昕夕過從嘗見彭子自顏其室曰簡緣即以自號於戲簡之時義大矣哉夫人在天地之間緣至則生緣盡則死始終之際因乎造化自然之數雖聖賢仙佛不能逃也昧者不知乃溺於骨月恩

愛之私而迷於富貴利達之見榮枯得喪之念日縈繞於胸中有生不及百年而動爲萬世無窮之計遂至沉淪於苦海而不自知無他繫於緣而不能蔄之故也彭子生長閥閱之家南畇芝庭兩先生祖孫相繼理學文章傾動一世彭子承其餘慶早登科第爲達官方當強仕之年即養望林泉讀書談道蕭然於聲利之外意有所得輒爲詩歌以自娛所作不多皆飄飄乎有超世之想此其神明湛然固已銖視金玉塵視軒冕尚何有世緣爲之累耶世緣簡則道心堅

道心堅則詩學亦進於高明之域非夫斤斤於聲律對偶之學者所可同年而語也往予與張子船山宴坐客有問詩法於船山者船山曰且讀佛書客茫然不解卽予亦不能解也因請其說船山曰讀佛書則識解自超天下未有識解不超而能以詩鳴者彭子之詩其妙處在識解之超而不在語言文字間也其識解所以超者筒於緣之故也今彭子之墓木拱矣其從子詠莪孝廉奉其遺稿請序於余因著其說於詩卷之端

王芥山詩序

昔時吾鄉有雅言堂詩人之會同會者八人予識其三張子補梧也鄧子小山也王子芥山也夫三子者皆績學工文辭皆偃蹇不遇於時古所云詩人之窮莫三子若也而其中芥山之數爲尤奇三子雖皆不達然鄧尚以進士起家一爲潁州教授張雖無祿尚登名於賢書惟芥山以諸生終且無年鄧有子孫雖不讀書尚能延其似續張雖無子而以兄子爲子芥山無子其族姓無可繼者不得已以寮壻吳氏之子爲子

獨學廬四稿卷五

東吳石韞玉著

傳

秋清居士家傳

居士姓黃氏名丕烈字紹武一字蕘圃先世居閩之莆田其十世祖秀陸遷至江寧及曾祖琅始移居吳門再傳至君考維號耐菴以忠信直諒訓其子弟君生有至性克承家範謹以持已直以待人少歲讀書務為精純發為文章必以六經為根柢嘗仿宋人春秋類對之法摘經語

集爲駢四儷六之文以類相從裒然成編其勤學如此年十九補學官弟子尋食餼二十六舉於鄉屢赴公車不售意泊如也嘉慶六年由舉人挑一等以知縣用籤發直隸君意不欲就則納貲議敘得六部主事旋歸里杜門著書二十餘年未嘗作仕宦想性孝友耐菴先生新喪家人不戒於火災及寢室君据父櫬不捨誓以身殉火亦不及人以爲孝思所感兄承勳出爲伯任達先生後君承父產與兄分受之與朋友交然諾必信有善必贊有過必規多聞直諒三者

兼之平生無聲色雞狗之好惟性喜聚書遇一善本不惜破產購之嘗得宋刻書百餘種貯諸一室顧南雅學士顔其室曰百宋一廛每獲一書必手自讐校一字一句之異同必研索以求其是如荀子勸學篇氷生于水而寒於水古本作氷水爲之而寒于水陶淵明集桃花源記欣然親往古本作欣然規往諸如此類君皆一一發明之非好學深思心知其義孰能如此所刻書有周禮鄭注國語國策焦氏易林等書一以宋刻爲準蓋惟恐古學之淪亾也可謂有功藝

苑者矣晚年自號秋清居士道光乙酉春秋六十三秋八月微示疾遂不起當易簀之時神明不亂識者知其得力於直養無害云余與君中表弟兄少時同塾讀書迄今垂六十年知君素行者莫余若也因著為傳列諸家乘

孫太宜人家傳

孫太宜人封奉直大夫盤谷周公之配也先世由青浦徙吳江祖元吳江學生學問賅博精地理工篆刻父立綱號笠夫乾隆乙酉

純皇帝南巡江浙以邑諸生迎

鑾獻賦

名試入等拜文綺荷囊之賜善詩畫放迹山水
間偶有所作人愛如珍璧焉太宜人生長儒門
幼習女史讀書通大義年二十一歸於周封翁
方勵志儒業不問生産太宜人黽勉有無善持
家政事其翁先意承志翁性好賓客太宜人治
具必精潔豐腆適倉卒不夙備典釵質衣不令
堂上知也相夫子必誠必敬不以米塩凌襍累
其心故封翁得一意讀書乾隆丙午歲飢穀貴
有田四十畒有奇饘粥不給太宜人自食糠粃

其子旣貴而歸其宗芥山仍無子嗟乎豈詩果能窮人耶何斯人之數之奇乃至於此極也黃子紹武芥山之高足弟子也拾其叢殘詩草彙爲一編將付梓人剞劂行世而問序於予夫芥山之詩學於沈歸愚先生之門其論詩也一以沈氏爲宗㦖㦖大雅力追正始之音不爲北地之叫號不爲竟陵之孤僻不爲雲間之華縟自寫性靈必合於風雅之旨貽諸後世必有心藏心寫之人則詩與人皆不朽矣吾因追想夫雅言堂諸子當日風流文采震耀一時今鄧詩無

而奉養其翁者必精鑿生子七人教養兼至長
一鶚績學工文善八分書得漢人之髓次鶴立
乾隆甲寅舉人大挑一等以知縣用簽掣湖北
以親老請改近省改掣安徽歷署蒙城定遠所
至有廉聲每迎養太宜人輒曰汝努力作官吾
徒在不願恩汝且曰貧是我家本色作官非為
求富也汝先祖忠毅公在明朝為德清令惟日
食蔬筍當時以為官與縣名相稱汝但守先人
遺訓毋負
國恩毋忘祖德故鶴立服官二十年以清白名

於時太宜人之教也嘉慶二十四年卒年八十有一鶴立以次有弟五人某某或仕宦或業儒皆循謹有家法鄉里閭益藉藉頌母教云

外史氏贊曰婦人無奇行以恭儉孝慈爲本賢哉周母事翁孝相夫敬復能以康隅訓其子姓詩曰終溫且惠淑慎其身其斯之謂與

江烈婦家傳

皇朝功令旌節婦不旌烈婦非曰烈之不如節也天地以好生爲心

聖人體天地之心慮夫溝瀆之諒相習而成風

而婦人之輕其生者衆也故功令禁之以戒其
死然有烈婦有司必以聞於
朝議禮之臣不敢專必請命於
天子
天子必破格旌之以慰死者之心仁之至義之
盡也然以功令不許之故世之節婦多而烈婦
少故烈婦尤難得也若吾鄉江烈婦可傳焉烈
婦姓袁氏蚤喪父事母以孝聞生而貞靜笑言
不苟母授以列女傳諷誦之餘輒掩卷三歎慨
然思古賢媛之風蓋其重倫常而慕節烈其天

性然也既笄歸於吳縣貢生江元炤江故素封家而婦愛澹泊屏鉛華弗御事祖姑及姑皆能得其歡心元炤方習儒業朝夕手一編家政一惟婦主之婦經畫井然送往事居動必以禮祭祀賓客罔有闕遺元炤因支姓繁衍慮他日豐嗇不齊捐田立義莊以贍族人婦竭力贊成之乾隆癸丑歲元炤居祖母之喪積毀成疾婦醫藥百方無效則焚香告天願以身代元炤卒不起婦曰婦人以夫為天所天既失安用生為吾將從良人事舅姑於地下家人知婦有死志防

之嚴及元炤殯之日婦仰天哀號奮身觸柱亟援之而創已深卽于是日死距元炤之死三日爾其後二十五年當嘉慶戊寅歲其子啟堂陳其事所司以聞
天子特旌之由是天下皆知吳中有江烈婦能以死殉其夫云夫人孰不愛其生至不幸而死或殉乎名或迫乎飢寒而無如何今江氏家方隆盛其衣食足以資生也功令所禁非以為名也迺以閨閤婉孌之身奮其一往之氣引決於須臾之頃雖古之烈士何以加焉其貞一之性

出自天生耶抑熟聞古賢媛之事薰習久而有所效法耶

綸綍恩榮光生泉壤殆不求名而名至者耶

贊曰坤道無成犧聖之義舉案相莊人倫幸事蒼蒼不弔所天先逝曰未亾人不亾何俟奮不顧身以申厥志厥志既申可以風世綽楔旌門榮垂奕禩柏舟有詩清徽堪繼

碑

德清縣城隍廟碑

易曰精氣爲物遊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

則鬼神與人原始及終若循環之無端聖人固
已言之矣但不知有天地以來先生人而後有
鬼神耶抑先有鬼神而後生人耶聖人不言世
之人亦不得而知也然古時厲山氏有子能殖
百穀則祀以爲稷共工氏有子能平水土則祀
以爲社可知生而明聖歿則爲神斯事出自古
聖人必其理如是而非誣也自秦漢以後罷侯
置守分九州之地爲郡縣歷代因之遂各設城
隍之神載在祀典浙之湖州府明成化間有江
西德化勞公鉞來守是邦政績異人其歿也謂

與神遇將爲斯郡城隍之神州民因而祀之至今二百年士庶奔走香火弗衰明人鐫石述異植於廟中讀之者可考湖之屬德清縣城隍廟在縣治之東儒學之左故老相傳亦祀公爲神而無可徵信嘉慶二十三年予長子同福權邑宰予因至其地邑中耆老請紀其說於麗牲之石予聞祭法云有功德于民則祀之當公守郡時既有惠政及民無不及旁邑者崇德報功之心雖旁邑之人猶之州民也府既祀公爲神則德清之祀公奚不可者或曰斯廟也宋紹興間

已有之彼時公尚未生夫誰爲之主予曰世間守令不受替乎神既爲一方之主冥冥中亦必有所黜陟公之先當亦有聰明正直而爲神于茲土者及明成化之間而受代也又何疑焉總之心之精神謂之聖合斯邑億萬人之心尸而祝之則神之式憑於茲土也固宜無俟徵陰陽不測之說以爲信也廟之興修者屢矣載在邑乘茲不具述第述邑人所以祀勞公之故以告後人

墓志銘

周蓼疇墓志銘

洞庭山在太湖中距會城百里而近山之人多習計倪之術善折閱遠涉江湖間有范少伯之遺風焉若鄉飲賓周君蓼疇殆其人歟君諱克緒字紹裘蓼疇其自號也家在洞庭東山世有隱德君童年喪母孝以事父讀書通大義以家貧棄而服賈往來江浙間嘗曰大丈夫不能致身榮顯利澤及人則當治生稍有餘以供脩瀡且爲宗族交遊緩急所資故累致千金所以奉養其親者無所不至嘗客江西聞父有疾星夜

存張曾自刻其稿歿後散亾不可考其他世且莫能舉其姓名而芥山之詩獨傳不可謂非幸也是編既傳學者將俎豆之於賢人之間雖無予孫弗憾也是又芥山之幸於鄞張二子者也

董午橋遺草序

人生天地之間蓋有情物也而情之所感惟山水友朋爲最深鄉曲之人其足跡不越里閈者勿論矣若士大夫宦游四方所過名山大川必登臨嘯傲以攬其坤靈結構之奇所遇當世賢豪長者亦必有肝膽相向結爲死生之交者事

遄歸至錢塘江風阻不得渡君禱於神遲行不顧他舟或傾或覆舟中之人五色無主君安然無恙及抵家視父僅踰日而歿人以爲孝德所感云其居鄉也好行其德鄉里有孤寡無依者必周之貧而不能婚嫁殯葬者則助之所居山徑犖确君首捐金修治鄉人感其義而繼起者衆遂成康莊焉晚年葺宗祠修家譜惇信明義鄉人矜式焉有司行鄉飲酒禮舉君爲介賓於嘉慶十八年卒於家春秋八十有七配席氏祝氏子二尚芬尚榮皆爲太學生孫三尚芬等以

嘉慶二十四年十一月葬君於楊灣新阡以狀乞銘銘曰

敦禮讓寡悔尤匪富貴是求惟天爵之修嗚呼此古君子之儔

浦江縣知縣岳君墓志銘并序

予於嘉慶四年由翰林修撰出守重慶維時蜀中有白蓮教妖人之亂徵調四至軍符絡繹風鶴之警日聞涪州人告予曰曩有司訓岳君故大將軍襄勤公之曾孫也才畧過人州事嘗倚之而辦惜乎銜恤去矣予心識其人而未嘗見

也其明年君司訓綿州而賊犯川西南有人自軍中來言綿州幸無恙衛民禦賊岳司訓之力居多予益信涪人之言不妄其後二十年長子同福官於浙有同僚浦江岳尹之喪孤子維墪等以狀來乞銘稽其狀則向時司訓綿州者也予欽遲久矣敢以不文辭按狀君諱炯字秋塘四川中江人自宋忠武王十九傳至大同總兵官鎮邦守邊有功鎮邦子昇龍官四川提督入蜀籍昇龍子鍾琪官少保寧遠大將軍川陝總督封威信公世襲一等輕車都尉謚襄勤則君

之曾祖也鍾琪子濬官山東巡撫權兩廣總督
岳氏自入
本朝以武功顯凡四世皆有勳績載在
國史君之考廷楷候選州同知早卒君少孤以
母氏李太孺人食貧教養乃自成立年十八入
學爲弟子員三十由拔貢生赴京
朝考入二等引見時
純皇帝垂詢云汝乃岳鍾琪之曾孫耶君叩頭
謝奏
旨以教職用選涪州訓導丁母憂服闋署綿州

訓導新都教諭補興文教諭計典卓異升授浙江之浦江縣知縣在官十二年俸滿述職入都病歿京邸君性和惠而廉介有膽識其在綿州時制府以賊逼潼川下令禁渡時川北避賊者男女數十萬呼號求救君請於大府曰賊未至而坐視億萬生靈填於溝壑是百姓不死於賊而死於官也制府心動許方舟濟之獲全者無算及其宰浦江也訟繁俗悍君一切以慈惠處之或有以猛濟之說進者君曰百姓皆吾赤子何忍加以酷罰且酷者所以濟貪也吾不願爲

貪吏安用酷爲百姓感之縣境大治君之將入都貧不能治行李縣人知之將謀所以助君者君力辭乃止其公啟有云雖清官不愛錢自有不貪之實而行者必以贐諒無不受之金則人情之愛戴可知矣君生於乾隆庚辰卒於嘉慶己卯春秋六十配戴氏子六某某某孫七某某某諸孤將扶君之櫬歸葬於蜀先期乞銘銘曰

將家子習儒術文武道二而一寬以臨人非曰市德蚩蚩者氓奚知法律蜀山高兮蜀水清中有一人廉且貞循良欲傳視吾銘

吳枚菴墓志銘并序

嗚呼世無處士久矣今之人束髮讀書達則爲公卿大夫否則困於科舉之業孜孜矻矻以終其身欲求夫修學好古蟬脫聲利之外簪紱不動其心簞瓢不改其樂者實難其人若枚菴吳先生其庶乎先生諱翌鳳字伊仲初號枚菴晚歲又自號漫叟江南吳縣人少稟異姿讀書五行俱下既冠以試院旭昇樓賦受知於學使曹秀先祭酒食餼於庠貢入成均所交皆一時知名士聲華籍籍秇林先生視青紫若敝蹤也年

四十即絶意於干祿之學惟仰屋著書獲一未
見書必手鈔所鈔書盈笥篋皆讎校精核無一
譌字詩宗唐賢三昧書法董香光善寫生草蟲
花木落落縱筆入徐熙之室工篆刻古雅有法
所蓄金石文甚富一一能道其存亾真僞間作
山水亦高簡無俗韻故尚書姜公晟之巡撫湖
北也遠致羔鴈延課其子先生遂作楚游姜公
既去楚先生爲楚中士大夫所扳留坐皐比敎
授諸生凡往來于楚之南北者二十七年然後
歸老于故土嘉慶二十四年夏偶感暑瘧既愈

又發遂不起以七月初三日卒春秋七十有八
父坤字載寧以善畫名于世其殁也先生哭之
過其節左目遂失明母沈氏早故繼母陶氏尚
存配沈氏先先卒子三寶彤寶芾寶紳殤其二惟
中男僅存孫一之慶先生性樂閑靜外通內介
家無擔石儲而口不言貧後生從之游視若和
易近人至非義之為則凜乎不可干也所著書
有與稽齋叢稿吴梅村詩注唐宋金元詩選懷
舊印須二集皆已刻行世其未刻者尚有二十
餘種世未及見也孤子寶芾以次年三月初八

日葬先生于太倉山之原先期乞銘銘曰

儒家者流賢聖爲伍勵志詩書抗心鄒魯矯矯先生性厭華膴讀書萬卷圭璋在府蔚爲文章弗懈及古誘掖後生若被時雨行必踐繩言必執矩哲人云亡斯文焉取

嚴少峰墓志銘并序

儒有難進而易退者聖門所尚也吾吳自延陵季子辭千乘之封而退耕於野流風所被廉讓之士多而貪位慕祿之人少往往行爲世則才爲國華一旦蕭然舍去抱樸守素以終老者古

過境遷偶一思之輒不啻身歷其地而親接夫人之謦欬也而烏能一日忘與余平生宦游於楚於蜀於秦於齊皆車轍馬跡所經歷而惟蜀爲最久自嘉慶四年出守重慶維時治戎孔亟旰夕不遑寧處既而奉威勤公之檄名入幕府與聞帷幄事由是佩刀橐筆日奔走於高牙大纛之間南至夔門北至劍閣迢遞二三千里荒山窮谷無所不履而一時文武才雋無小無大皆得結縞紵之歡如是者七年然後遷去故所經山水惟蜀爲多所交友朋亦惟蜀最夥其既

昔所尚今復於少峰嚴公見之公諱榮字瑞唐少峰其自號也世居吳之洞庭東山曾祖有武祖選世守清德名列縉紳父福乾隆乙未會試第一官翰林編修入直　上書房公少承庭訓復增於王昶侍郎之門學有師法通經術曉暢世務乾隆癸卯舉於京兆乙卯成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嘉慶己未授浙江金華府知府庚午調杭州府公之居官也謹度支慎訟獄以實心行實政歲庚申金華山水陡發府屬邑多被災公親加履勘田地之被砂石衝壓者以坍

荒報除其賦男婦之被水者請官給口糧賑之民獲生全其在杭州上官倚如左右手公在官言官無一念涉於私浙中鹽法積敝公奉大府檄勾稽釐剔積逋一清吏無所容其奸浙西歲儉公請蠲請賑并委員購米以充民食旁邑皆仰給焉西湖歲久不濬葑草積淤公請撥運庫閒款鳩工瀹濬下游民田實蒙其利公之善政不勝述茲述其大者歲丙子西湖之濱有盜棺者既獲犯閱實其罪矣杭人有爲御史者抗疏以爲非是

上遣朝臣平反之巡撫知縣皆褫職連及公應
鐫級其後巡撫縣令皆復原官公之獲咎也微
且因公茍黽勉從事當必駸駸嚮用乃竟引疾
歸既歸浣衣濯冠以恭儉撙節訓其子弟時時
徒步里閈閭人不知其爲達官也向所云難進
易退抱樸守素者公其有焉歸後六年道光元
年六月以病卒於里第春秋六十有一初娶王
氏繼娶陳氏子八某某孫十三某某孤子良求
等以道光三年某月某日葬公於某原銘曰
洞庭之嚴世有陰德父子濟美大其門閾當公

少時克岐克嶷至性過人鴻文華國及公出守委蛇奉職行爲衆母言爲邦直公之歸也優游黨術履約踐繩不愆不忒欝欝包山范范笠澤山虛水深奠兹幽宅

內閣學士錢公墓志銘

公諱棨字振威號湘舲長洲人初爲諸生時名起字振來乾隆間　功令避前代名賢之同姓名者因易今名與字先世出武肅王之後自廣陵王分支爲三十世孫高祖中諧順治戊戌進士舉康熙己未博學鴻儒科官翰林編修崇祀

鄉賢祠曾祖源肇廩貢生官太湖縣教諭祖嵎
府學增廣生父效書國學生三世皆以公貴公
自童稺之歲舉止端莊初受經史覽即成誦稍
長受業於陸澹明張楚門兩先生其文得清眞
雅正之傳有聲庠序間母高太夫人病公刲臂
肉和藥以進而愈其至性過人如此公之入學
也受知於梁文定公乾隆已亥舉於鄉辛丑成
進士自入學以及鄉會
廷對凡四試皆第一本朝以三元及第者自公
始

純皇帝嘉之寵以詩章有王曾如可繼逵弼我
心存之句蓋其始進時已簡在
帝心矣授翰林修撰旋侍直　上書房敬恭匪
懈十有餘年丙午充順天鄉試同考官己酉會
試又充同考官甲寅主廣東鄉試嘉慶戊午主
雲南鄉試即拜提學之命其歷試所識拔多知
名之士其後為達官者若錢公楷李公鈞簡位
望政績皆赫赫有聞於時論者謂公有人倫之
鑒云其在雲南僅一載以嘉慶四年八月初七
日卒於官春秋五十有八夫人余氏淑慎宜家

有無詎勉後公十六年而卒子二喬雲四川榮
縣丞朗雲太學生孫五璨瑛琪琛璥孫子喬雲
以道光四年八月二十五日乙酉葬公於太倉
廿五都三畐閭字圩之原余夫人祔韞玉與公
同郡又同舉於鄉熟聞公生平行事因述其大
略而爲之銘曰
國家設科網羅賢才天生俊乂伯仲鄉校名登
高第文列上台三試三捷必奪其魁其一其人溫
溫其行矯矯經史爲田忠孝爲寶諭敎胄筵賡
颺

天藻出入起居罔違於道其二官不躐進知公之
恬室不餘蓄信公之廉士林圭臬世俗鍼砭公
輔之望斯人具瞻其三海上靈鼇雲中威鳳公逢
其時弗竟其用丹旐明旌素琴志痛銘茲樂石
與人同誦其四

徐孝子墓表

今上龍飛之初
詔天下郡邑舉孝子順孫義夫節婦以厲風俗
於是吳門士大夫於道光二年冬公舉鄉之徐
君孝行以聞於有司封疆大吏請於

朝旌表如律令其時孝子歸藏久矣鄉人請爲文以表其墓夫闡潛德而發幽光惇史之職也爰不辭固陋綜其生平大概而壽之石君諱金霖字翔千自號漱坡世居吳縣洞庭東山曾祖履中祖大來父贊儒業相承世守清德兄弟五人君居其長生而端粹敦厚丱歲如成人性至孝事父母婉言愉色必得其懽心十歲五經畢業發爲文章根柢六經弗襲浮華年二十二入長洲縣學旋貢入太學八應鄉試三薦而終不售論者惜君之屈而君欿然不戚於心朝夕怡

怡侍親前起居飲食必謹父病且亟君焚香籲天請以身代及其歿喪葬必依古禮母病久弗瘳喜怒失常君晝夜奉侍惟謹母每忽忽不樂君則曼聲歌唐人詩奮袖拍張學稚子嬉戲以博其歡若古萊子之娛親然如是者春秋四易弗懈鬚髮盡白母既歿哀毀若喪父時其至性如此今夫孝也者庸行也非奇節也自明人屠隆輯二十四孝圖說輒采臥氷哭竹等事跡以炫人耳目世俗往往艷述其事由是孩提愛敬之出自性生者轉爲矜奇尚異之說所搶抑思

去也不能無依依之思於時威勤公之幕有餘杭董生榮緯以文學起家爲州判官從公司箋奏予因而識之生秀贏若不勝衣慎交遊寡言笑恂恂然君子人也至其筆札之妙伯仲琳瑀因貧求祿以事其親屈志卑官非得已也繼從事川東復爲上官之事牽連褫其斃帶嘉慶癸酉秋滑臺有警生從文敏張公禦冦於彭城之北敘勞以典史用未及到官病歿余聞其死甚哀之歲在戊寅生之子基泰手生詩文一編叩吾門而請曰先人生平公所知也歿後遺書散

禮經所載少儀內則諸篇止於扶持抑搔縢下周旋瑣屑之事而大孝如文王亦不過致意於視膳問安而已孔子曰事之以禮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以爲孝蓋聖人論孝必在庸言庸行尋常日用之間而不爲新奇可喜之論若君之於親生事死葬盡誠盡哀此可爲一世法者而果也仰承

天寵綽楔旌門於以見

聖朝章志貞教以勵風俗者在此而不在彼也

君卒於乾隆五十一年越六年葬於長圻祖塋

今特表之曰孝子徐君之墓將以告夫當世之爲人子者

四川敘永直隸同知周君墓志銘并序

蜀於中國在西北邊徼二百年來數有兵事故文武官吏從事行間者不少其人或飛芻輓粟或磨盾草檄皆以功名顯然馳驅萬里之外俾荒服之人得聞中國聖人之教而變其俗則朂齋周君有足多焉君諱明德字某朂齋其自號也先世家於吴門曾祖敬侯祖維新皆太學生父大倫候選縣丞君以祖若父游幕泗州因家

於盱眙君幼好讀書十二能詩十三學爲文年二十歸蘇州南北鄉試皆不售以四庫館謄錄議叙縣丞發四川試用時金川平定京兵凱旋君卽奉檄辦理回兵差務叙勞加一級西域之用兵也君隨大帥至兩藏辦理軍務西域之俗人死不葬而臠其肉以喂鷹犬雖人子於父母皆然君請於駐藏大臣尚書和琳出示嚴禁並指荒山以爲義塚夷民感動其俗遂革西域人向不出痘間有一二卽拋棄山谷以避沾染君又請於和設立醫局藥餌凡有嬰孩出痘者卽

送局調治由是保全甚多夫人孝慈之心稟於
天性而殊方絶域未聞中國聖人之敎遂至斷
割其親而不知非棄捐其子而不知惜君因利
乘便使數十年之惡俗一朝而革其有造於斯
人爲何如君歷官多政績不勝書述其大者以
示後人君官至四川叙永直隸同知援例改六
部員外郎未赴官於嘉慶六年告歸時年纔五
十二亦可爲急流勇退者矣在林下優游二十
餘年道光三年卒於里第春秋七十有四配王
氏淑慎持家言不出閫先於嘉慶二十四年卒

孫子晃卜於道光五年十月朔日奉二親柩合
葬於長洲縣八都上七畚海淡字圩白坊之原
索予銘其墓予與君同官於蜀知君行事稔因
敘其生平大畧而爲之銘曰
偉哉周君人中豪服官不憚勞人勞馳驅萬里
行荒徼佩刀槖筆隨旌旄運籌帷幄參戎韜視
彼荒服如同胞移風易俗惠澤饒愔愔大雅德
音昭佳城鬱鬱牢木高銘兹幽宅非過褒

俞太孺人墓志銘并序

青浦倪君倬績學敦行蔚爲儒宗其爲長洲教

諭也以廉隅自礪後生奉爲楷模如是者四年丁毋憂解官歸其秋吉葬有期以狀乞銘讀之乃知芝草醴泉根原必有所自出君之學行過人皆賢母之教也按狀太孺人姓俞氏家本士族年二十四歸于處士公維時處士已三妻皆無子太孺人來歸日禱於觀音大士一夕夢有褐衣老嫗持兒來付之因而有身生男即倬也處士性落拓不治家人產其歿也室如懸磬然倬纔十三齡未成立太孺人含辛茹苦勗之學饘粥之資束脩之費皆出自十指紡績中倬偶

從鄉里少年博太孺人格之歸不怒於色也但歷舉某人某人以博敗其家倬知儆終身不復博倬所與游者太孺人必審其姓名其人而良士則出酒食以享之曰益友也汝從之游將有令名倬在長洲太孺人從之官孫曾滿前含飴自樂以嘉慶二十四年卒春秋九十令倬將以某年月日祔葬於某原先處士之塋禮也嗚呼婦人以順爲正非貴有奇節偉行若太孺人事舅姑以孝相夫子以勤撫子孫以慈壽登耄耋高朗令終斯爲巾幗中之完人也與乃爲銘曰

地道無成載物者厚母也能賢必昌其後焠掌明慈實傷其手匪怒伊教斯爲善誘易並家人利貞永久言物行恒在貧不疚積善慶餘俾臧而壽幽宅無鄴兹銘不朽

徐石軒同知墓志銘

士有經濟世所尊在邦必達家亦聞百務在手理不棼出佐大郡稱神君歸有膏澤及榆枌哲人既萎遺愛存左林右泉安注敦積善餘慶貽子孫誰歟爲劵視此文

十一郎壙志

亾兒季常余之第四子也寒門寡丁男男女相
伯仲故呼兒為十一郎兒生而慧且愿甫能行
卽瞎就余讀書不異中人而於諸技術無所不
解畫山水楚楚有致戲為篆刻奏刀自然合度
學鼓琴三日而成良宵引一曲然凡事得其大
槪卽止不肯竟學其於音律殆天授不學而能
五歲時隨余僑居秦淮上聞水舫笛聲卽辨為
何曲稍長於管絃諸器著手成聲性好佛孩提
時遇佛卽拜舟行見岸上紅牆卽拱揖致敬常
獨處趺坐作禪定狀不與羣兒狎道逢貧乏人

必與以錢物入廟必以所有布施有物必讓其兄雖所愛物他兒奪之或壞之無幾微愠色有絡與徐嬎幼保抱之嬎病兒旦夕視之死而哭之哀其天性淳厚如此年十六忽得咯血疾時止時發次年冬遂劇謂其母曰兒病且不起此天數母勿悲也臥床三日合掌而逝時道光三年十一月初五也夫世人父子緣盡則散此亦事理之常惟是兒至性過人方冀其成立終事余乃不壽而夭有不能忘情者吾聞佛氏有三世輪迴之說此子大率自僧伽中來於世緣不

亡此則在秦蜀時所作今僅存者惟公論定之予觀其詩若文所紀名山大川皆予疇昔之所登臨也所述賢豪長者皆予疇昔椅裳聯襼推襟而送抱者也一時山水友朋之感紛然棖觸乎胸中且悲生負過人之才而不一試又喜其有子能讀父書抱其叢殘之艸而勿失也爰述其顛末於簡端而歸之

戊戌吟草序

往乾隆戊戌歲予奉學使劉文清公之檄至江陰使院試以詩古文辭維時同試者有高君應

深故不婚不宦而去今葬於余生壙之側死而有知庶幾魂魄常相聚云

祭文

王惕甫祭文

嗟先生之不祿兮念風流以兩絕瞻少微之星隕兮驚武擔之山折彼松柏之後彫兮每餘榮於晚節胡哲人之易萎兮悲琴瑟之遽撤維先生之誕降兮鍾吳會之英靈承朱紱之十葉兮抱青箱之一經幼岐嶷而特立兮聞詩禮而趨庭聽祖考之彝訓兮慕儒先之典型羌修學而

好古兮早蜚聲於庠序當風簷之文戰兮每裒然而首舉守菑畬之經訓兮蘊珪璋之文府恭逢

先皇之時邁兮拜上方之黻黼春秋三十而自立兮將彙征於天衢秉桑蓬之初志兮乃言邁於

皇都公卿聞而願交兮惠心卜其有孚游朱門如蓬户兮常逍遥以自娱載奏賦於長楊兮幸

天顏之有喜闡石渠之惇誨兮識菰蘆之佳士旋授經於宮學兮直金門以三祀爰叙勞而秉

鐸兮監吳淞之煙水登廟堂而習禮兮懷飛鴞之好音示文章之軌範兮留教澤於士林忽奉諱而言歸兮遂解組而抽簪仰屋梁而著書兮獨抱膝而長吟幸吾儕之同井兮常欽遲而接武步壽陵之後塵兮詁草堂之令雨聆珠玉之謦欬兮縱談令而論古仰文陣之雄師兮推騷壇之盟主胡昊天之不弔兮悼梁木之忽摧愴玉樓之倏召兮惜寶樹之長薶聽山陽之夜笛兮感不絕於中懷薦芳蔬而奠絮酒兮靈彷彿其若來

飛江陰人也頎然丈夫鶴立於雞羣之中余心慕其人一通姓名於風簷之下越歲己亥余與君同舉於鄉始登其堂修士相見之禮君兩試春官不第以病卒音問遂絕其後四十年君之子照來持君詩一卷曰戍戍吟草問序於余此即余與君初見之歲也當是時裁裁兩少年意氣奮揚有俯視一世之概君既不禄余今亦老病自廢無補當時讀君詩不勝今昔之感焉君嘗與予述其先世事方

王師之下江南也江陰最後服城既破督師者

下令屠其人高氏之祖在城中不及避則匿身米積中兵至入其家搜索無所得睹草囤不知爲何物舉長矛刺之三幸而不中事平復營其室家五傳而至君世守其德弗衰今煦襁褓失怙而復能讀其父書爲學官弟子謹守儒業且抱其先人之叢殘遺艸而思有以表章之非故家世澤之長而能如是乎余家本丹陽先曾祖當甲乙之際避兵南徙道逢潰卒被兩矢不中赴水泅而免因卜居吳門四傳而及余身是余與君兩家門祚危而復安其事又相類也讀君

詩既傷逝者行自念矣

顧德草詩序

余於乾隆庚子辛丑間因候春官之試留滯都門吾友德草顧君適假館於東城楊冠軍家所居密邇昕夕過從每談論古人詩文即自出所著相質余性疎脫詩文皆信筆而出而德草苦心孤詣不驚人不休如是者兩年德草遂有西蜀之行余亦放歸故里消息不通者十年及余於壬子歲自福建典試歸過家上冢即拜楚南視學之命余諄諄邀德草同行而德草堅以親

老不忍遠遊辭余不能强也洎余引疾歸田方將訪求少年同學之友情話消憂而車笠舊交十不一存維德草年已八十巋然獨存若魯靈光精力矍鑠尚能訓課生徒藉束脩之入以自養每與余叙述舊遊不勝今昔之感焉暇日索其詩手出一册僅一指許厚披而讀之少壯之作芟削殆盡所存者千百之一耳而詩境益幽深峭厲若非世間人語嗟乎士抱才而不遇於時其抑塞磊落之氣固有若是其鬱而不抒者乎夫德草弱冠之年以無雙才氣超越儕偶之

中一挫於時遂坎坷侘傺以老當其自家入都也亦未嘗不欲摩厲故業如偪陽人之蘇而復上也卜諸神不吉遂息意而爲蜀游其入蜀也攬玉壘銅梁之險訪岷峨之勝作大府賓客科頭箕踞脫略公卿間若杜甫之於嚴武陸暢之於韋皐不是過也望雲思親萬里來歸甘守困窮以終潔養今老矣白頭如雪陳椽里巷間一生湖海之氣消磨盡矣功名事業均付之無何有之鄉所抱而不忍釋者惟此一卷詩其胸中抑塞磊落之氣寄焉而少年杵臼之交余以外

無人矣余而無言誰復能道其生平者因爲序而歸之

醉鄉仙館詩序

士之遇不遇蓋亦有命哉自唐宋以來以科舉取士士雖茂才異等不得不俯首而就有司之繩尺所謂有司者未必皆蓄道德能文章者也偶奉朝廷之命遂坐臯比操不律以進退一時之士有司以爲可其人即致身青雲之上以爲不可其人即沉淪於草澤而不敢怨不惟不敢怨又且從而摹擬之以求其合操此術以求士

是求馬於唐肆也烏能得士而士之負才不遇者亦由此日多矣農部盧君笠峰手詩二冊示予且求序予取而讀之則常熟黄生金臺之作也其詩戛然獨造不苟為炳炳烺烺大旨以杜韓為宗杜云健筆凌雲韓云硬語盤空殆其所取資者矣抑吾聞古人之論詩也其致不同陸士衡云詩緣情而綺靡而李太白則云自從建安來綺靡不足珍然則士衡之所云正太白所不屑道者也今黄生之詩與陸異趣與李同旨亦既成一家之言近日吾鄉後進之士論詩者

大率致意於采色聲音之間生獨不然則亦豪傑自命不肯隨俗流轉者矣生向時肄業於紫陽書院予初亦衆人遇之今觀其所爲詩知其於斯事亦三折肱者乃困頓諸生中終其身無所遇且年未及艾遽化爲異物是亦詩人之窮者矣非但不得志於有司卽鄉曲小生亦罕能道其姓字其不幸爲何如也非科舉困人歟有曹生文瀾黃生之門高足弟子也錄其師之詩將以壽世可謂好義者矣因序黃生之詩而并及之

養默山房詩序

古之詩人常得江山之助而江山助人必於遊得之然一邱一壑雖遊不足以發其邁世絶俗之氣惟名山大川旁薄鬱結可以見坤靈締構之奇而通都大邑黎庶繁昌物產瑋異遊於其閒者登臨觀覽搜求古名流之遺跡以託諸謳思昔司馬子長周行天下名山大川而文章益奇文章如是夫詩則亦有然者也松滋謝君默卿楚之詩人也官於吾吳介其友吳子兆慶以所著養默山房詩十卷問序於予覽其詩清音

韶采蘊秀出奇蓋其生長江漢之間鍾山川之靈氣拊時感物發爲長言詠歎固已追步屈宋之餘風矣而又因上官所委於役於黔水程則泝大江而上經洞庭之湖由沅湘二江以達於鎭遠陸程則由石屏之山飛霞之巖大風之洞探其奇與一一紀之以詩故淋漓濡染實有得之於見見聞聞而非剽竊模擬之所能及也古者杜子美之詩以入蜀而勝蘇子瞻之詩以過海而奇君之詩豈不同乎古之人耶是可傳也

蘇子瞻有言江山風月閑者便是主人有天地以來無地無江山無時無風月而閑者難其人也士大夫出身事主賢勞王事終日埋頭於簿領之間雖遇良辰美景輙惛然而罔覺即或有事四方而騶導在前觀者塞塗其所經歷未嘗無名山大川而無登臨之樂至於樵夫牧子日往來於野田林壑之間閒則閑矣而其人生不讀書耳雖有聞目雖有見其口不能道而筆之書山水之趣亦終歸於無何有之鄉而已由斯以言文采風流乃賢者不朽之盛事也昔者蘭

亭因逸少而傳輞川因摩詰而著非其巳事乎瑞圃劉君家浙之乍浦即其所居引泉疊石名之曰卷勺園盖有取乎中庸之義一時學士文人皆以詩篇投贈君彙録成集索予言引其端是園也僻處東海之濵士大夫車轍馬跡之所罕至乃君所輯詩古文辭凡當世知名之士無不在焉此其文采風流必有所以傾動一時者語云同聲相應同氣相求苔岑之誼非可强而致也他時乘興泛西泠之櫂必當紆道海隅訪君於卷石勺水之間相與述舊聞而證新得先

寄斯文以結翰墨之緣可也

雪齋詩草序

昔者七佛傳心各有四句偈偈者古詩之流也如來演十二部經每說法必有重頌繼之頌亦六義之一也詩中三頌皆無韻佛經之頌亦無韻雖地分彝夏而理則一貫其抑揚反覆均足以感發人之性情職是之故古今善知識多有以詩鳴者雪齋上人棄家學佛往來於蘇揚之地且三十年所著雪齋詩艸裒然成集暇日謁吾門而請一言予展卷讀之其詩皆超超淵著

疏瀹性靈不煩繩削自然合道雖於皎然齊已之間高置一座可也顧吾獨有感於古之詩僧如賈島初爲僧名無本刻意苦吟論者與孟東野並稱其愛之者至欲以黃金鑄象呼之曰賈島佛後以烏宿池邊樹僧敲月下門之句爲京兆韓公所賞勸令蓄髮應舉卒之浮沉卑位勛業無聞焉終於長江一尉而已無他初志不堅名之一念悞之也宋時琴聰密殊參寥輩游於蘇黃間聲華藉甚然皆不能清修梵行玷及宗風向之文采風流適以貢人口實今雪齋上人

在蘇揚多與士大夫交游豈無一二人相賞如昌黎者而一瓶一鉢垂垂將老則其堅特初志可知將鄒浪仙而不爲而道潛以下又無論矣因論次其詩而并及之

張會元文稿序

予家舊藏張會元房稿一册張名瑗字蘧若祁門人康熙辛未進士是科會試主文者爲張京江王阮亭李安溪陳午亭四公四公者皆以文章名世而先生裒然舉首其針芥之投可知也先生官御史時嘗奏請削平魏忠賢之墓而仆

其碑則剛腸疾惡不肯少寛於異代之奸回其立朝丰采又可知也近日文體麗雜操觚者每摭拾竹書路史緯書文選等書中浮豔不經之語以炫於人而不學者遂爲所惑往往鼠璞不辨其風遂波靡而不可止太史公所云其文不雅馴搢紳先生難言之者正謂此等而今之士大夫乃專好之則與古之搢紳先生不已異乎夫士當始進之初卽存一弋獲之心他日欲其公忠體國難矣此非特文章風氣所關實世道人心之繫也先生此稿規矩準繩字字皆孔孟

眞實之義不媿爲擇言尤雅者予刻是稿將爲當世高明之士進苦口藥石之言不知讀者將知其善而迷以復乎抑笑爲老生常談而覆瓿置之乎紙尾皆若韓所評不知是何許人今仍其舊不復贅一辭焉

考方韓字若韓康熙丙辰進士未知卽是此人否

蘿山文稿序

昔昌黎有言約六經之旨以成文而進學一解則及於莊騷太史子雲相如葢唐時以詩賦取

士故不得不旁及於此若今之制藝代孔孟立言舍六經以外固無可徵引者矣唐人之諺曰文選熟秀才足亦因習詩賦而云然其實江左六朝之文崇尚風華繡其鞶帨李太白所謂建安來綺靡不足珍者也而豈文章之軌範哉近二十年來一二掌文者務博雅之名因而士子揣摩風尚抄撮竹書路史七緯等書隱詞僻事炫熿於人其甚者則集文選中綺麗之語爭奇競勝此固由士人學無根柢但存弋獲之心亦緣世無宗工哲匠以致流弊若此柳思太史公

之言曰其文不雅馴搢紳先生難言之作史且然况治孔孟之言者乎彼虬户篠驂之習歐陽子之所深惡而痛疾者以之攔入經義可乎不可乎戴生沐菴教授遵孫居德清賓館因而問字於予暇日奉其尊公蘿山先生文稿一册請爲一言予披覽一過其文皆原本經術義理醇正真不爲世俗轉移者由是知沐菴學有淵源得諸過庭之訓居多也迺濡筆爲序而歸之

芹香課藝序

易曰蒙以養正聖功也凡生人之德行道藝無

不於童蒙之歲立其始基文章則亦有然者也
予十五歲始應童子科十八而入於學凡四年
中父師所指授朋友所講習一切以先民榘矱
爲主所讀之文大率皆韓元少汪武曹何屺瞻
諸先生所評定者所作文亦惟以理法爲主理
法少乖聲音采色雖有可觀先生長者必斥之
以爲此野戰之師也蓋當時師法如此近十年
以來風氣少變矣一二高才生煽西堂蘭雪之
餘燼弋獲以取科名後生躁進者靡然從之始
於欺人終於自欺觀其文沈博絶麗幾幾乎班

固揚雄復生及叩其所出則有不知堯舜是一人二人者矣此風始自吾鄉而浸淫及於天下其言不正將何以收蒙養之功耶華言風語玉危無當識者深鄙之顧生橘堂於嘉慶十六年結芹香文會以考課從游之士迄今七易寒暑披朝華而振夕秀才雋代興破壁飛去者踵相接今將選其課藝之佳者登諸梨棗以式後來而索余一言引其端斯真友教之盛心也吾聞太史公有言其文不雅馴搢紳先生難言之則儒者立言當擇其尤雅者余每慮今之學者感

於風氣之說而不盡出於雅馴也故因序是刻而菩心以發其凡

天崇文英序

經義之作肇始宋人明有天下遂以之取士然大輅椎輪制尚荒略至化治正嘉規矩粗備隆萬以降機巧日生迄乎天崇遂極文章之變蓋天將啓我

聖朝一代文明之運必有爲之先驅者也維時東南文社之盛震耀四方聲氣應求若水歸壑其人或忠孝節廉或功名智勇胸中窮古今之

故達天人之奥積之厚而資之深一於八股之文發之此非天下之大觀哉余自歸田後已越十年往來江浙閒與諸生談藝每見才高者競尚新奇力弱者尚安荒陋先正典型去人日遠因檢幼年肄業所及擇其有書有筆可爲後生楷模者彙錄成編適族姪榮奎來問字乃先以天崇文一冊授之俾付剞劂梁簡文有言斯文未喪必有英絕領袖之者是編曰天崇文英此物此志也

予生十八歲而爲學官弟子遂遊於芝庭彭先生之門肄業紫陽書院維時同學皆先生長者每會課之期羣聚於東西兩齋扃門命題後則相與講論題旨及作文之法各出其所心得予從其後竊聞之集思廣益所得於師友之助良多如是者七年予舉於鄉計偕北去而同學諸君子亦多舉巍科擢高第者濟濟莪莪後先相望也嘉慶丙子予年已六十一歲當路者延予歸主斯院講席予如例課諸生覽其文則大駭不圖吾鄉文章風氣之變至於斯極也是日予

以孟子尊賢使能一節命題諸生文割裂駁襍者居其半其尤甚者或曰懷麥駒之金玉奏苹鹿之笙簧或曰布告天下咸使聞知夫駒之金玉鹿之笙簧已不可通矣苹鹿二字如何湊泊麥駒二字又出於何典也至於戰國時七雄並長孰能布告天下者耶夫學政課諸生以理通文不通爲第四等文通理不通爲第五等文理俱不通爲第六等如布告天下云云正所謂文通理不通若麥駒苹鹿則文理俱不通矣予因摘其語榜諸講堂痛切申戒而諸生亦大譁謂

予非知言者也次年胡果泉中丞彙諸生而甄別之沙汰其浮濫者而湯敦甫侍郎適來視學其衡文悉準乎先民矩矱由是諸生漸趨而歸於清眞雅正之舊異日所有牛鬼蛇神之語皆不復見矣此非予眞能挽回風氣蓋文章之敝十年於兹窮則變變則通吾鄉文章常爲四方風氣之先而予之言會逢其適也自丙子至戊寅春秋三易士氣益親文風益正爰彙列其課藝百餘篇以示文章軌範諸生由是而進求乎古之立言者斯竿頭日進耳

國朝文英序

古今文章與氣運爲轉移故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文章應之漢京初啓時則有若賈董之醇茂班楊之博麗至唐則有燕許之昌明韓栁之閎肆至宋則有歐蘇之精純曾王之奇雅皆一朝之巨擘也梁簡文有言斯文未喪必有英絶領袖之者此之謂矣古文如此時文亦然有明以經義取士垂三百年風氣之變日新而月異化治之文理則醇矣其敝也簡隆萬之文法則巧矣其敝也纖天崇之文才則肆矣其敝也僻

我

朝撫有方夏萬象一新順治己丑始盡合南北之士而試之是年登第者若劉克猷之精銳熊次侯之雄渾王農山之博麗尹覺階之安雅異曲同工遂爲一代風氣之祖後有作者亦莫能出其範圍也予歸田後十年於茲日與諸生談藝後來之秀不少其人而或意在弋獲往往趨於怪奇新僻而先民榘矱不存焉因就家塾所藏

國初諸老專集總集擇其尤雅馴者彙爲一編付諸梨棗以公於世所謂天下之寶與天

下共之也題曰文英即簡文之說爾

國朝文英二集序

國家以經義試天下士而肄業於此者輙曰必與孔孟語氣一絲不走乃佳噫此學究之說也夫孔孟之經言簡義賅後人增益一言即不似也而何文章之有哉蓋國家設科取士將以求夫公卿大夫之選故借端於孔孟之言以觀其人胸中抱負使其人果明於古今治亂得失之故生人賢不肖之由必言之有物而深切著明否則描頭畫角若優孟之衣冠而已烏能得天

下士哉我
朝因明之舊以經義取士士之以文章爲業者
風氣固屢遷矣惟在掌衡者有以示之正鵠斯
士無詭遇焉自乾隆九年嚴磨勘之例而奇僻
之風革矣自乾隆四十三年定限字之令而冗
長之習除矣自時厥後風氣雖日新月異而其
爲清眞雅正則久而勿替也余旣緝順治康熙
以前諸名公之作有
國朝文英之刻矣茲復采雍正乾隆七十餘年
之文編爲二集文不一格大率取其通於經術

明於人情物理而不爲雷同勦說者

崑新志序

崑山乃古會稽吳縣之地梁大同初始立崑山縣其地在府治東七十里襟山帶湖沃壤百里据松江之上游風俗清美人物秀愿男勤耕作女習紡織菽粟布帛之利樂有盈餘文人才士古今接踵相望蓋東南一望縣也雍正二年因其財賦重而訟獄繁析其半爲新陽縣兩縣向有合志修於乾隆十五年迄今又八十餘年其間官吏代更科名輩出衣冠人物之繁盛園林

第宅之變遷不有所述後之人將何所攷稽焉道光元年蘇州太守宋公如林議修府志而崑新兩縣之志亦同時並舉其採訪繕刻之費邑人朱君其獨肩其事太常博士王君學浩總司編輯之任而予亦與聞焉經始於道光初元越五年而竣事夫志者史氏之附庸也府志總九邑之事不得不從簡而縣志僅載二邑之事可以加詳焉府志所不及載則載諸縣志此府志既成而縣志亦不可少也崑邑自梁及今歷時久遠而新陽分縣纔及百年舊事既不可分而

新事則繁簡不相讐此兩邑之志不得不合也書既成因序其緣起於簡端

借秋亭試帖序

科場舊制經義之外試表一判四策五而已不及於詩故當時庠序士言詩者絶少乾隆丁丑純皇帝以表判非士子當務之急命去之而增五言排律一篇即以丁丑科會試爲始由是操觚之士鮮不究心於聲律對耦之學矣原夫試帖之作肇始唐賢沈佺期以明月夜珠之句馳譽公卿閒而錢起湘靈鼓瑟一詩

且致鬼神來告蓋此事爲士人進身之階非可苟焉而已也惟其不可苟故事有至難古之詩人自三百篇以來皆先有詩而後有題試帖則因題作詩必於命題之義細意熨帖不得放言高論鹵莽從事其難一制藝命題止於四子五經詩題則百家之說皆可取資士子非博極群書將茫然不知所謂其難二其體近於對颺命意必莊遣詞必雅一切艷冶粗豪之語皆不得襍乎其閒其難三惟其難也非專心致志不能造乎其極雖使李杜復生未必其能工也故論

試帖與他詩不同余主紫陽講席十年於茲在
院肄業諸生善文者甚多而能詩者無幾有蔡
生名雲者既工於文又工於詩每成詩一篇必
得題之竅窽會意必巧選詞必妍假使廁身玉
堂之署亦爲詞林翹楚惜乎偃蹇不遇以終其
身也生既歿有及門之士吳起麟彙生所作試
帖三百餘篇錄爲一集將授梓人而問序於余
當生之存也初未嘗一顧吾門修士相見之禮
然生之績學能文余既已知之矣愛其才悲其
遇慮其名之泯沒無聞幸其詩之存而未曾散

軼也乃稱序而傳之

獨學廬四稿卷三

東吳石韞玉著

書

與龔璱人孝廉書

前承示大稿讀之累日不忍釋手其意匠與行似從周秦之閒諸子得來非漢唐以後之文也惟中間有一二傳聞異同之處敢貢其說於左右如徐尚書代言集序所列伯仲科第有誤徐氏三公乾學最長秉義次之元文又次之此見於健菴先生憺園集坦齋府君行述不得有誤

者也令大作謂元文伯乾學仲秉義季誤矣又
云元文已亥第一乾學庚戌第三是矣云秉義
甲辰第三非也秉義以康熙癸丑第三人及第
若甲辰第三人乃無錫秦宏非徐也蓋徐氏舁
弟科第則元文最先年齒則元文最少耳又乾
隆兩鄉事一篇文尾云三日罷官去此傳聞之
訛也當曹錫寶御史之劾和珅也事在乾隆乙
巳歲疏上
裕陵命行在軍機大臣傳訊而兩釋之其後壬
子京察總憲舒常紀昀將以曹列入年老請休

致政府不以爲然而止曹後卒於官未嘗罷也

此可見

先帝優容言官如天之度尊著皆大文章將來

必傳信百世此兩人者某猶及與之同朝事出

耳聞目見恐留疑案於後後來故不敢嘿而息也

頌

理安課經圖頌爲了圖上人作

圖公乃澄谷風公嫡嗣繼主理安法席嚴淨毘

尼緇素奔赴箸祖宗風紹隆無替復於四方學

人中擇其根器較利者授以佛頂首楞嚴經俾

之誦習以覘其悟昔者我佛座下慶喜爲多聞第一如來恐其汎濫而無所歸也故因摩登伽之刦乘機鞭逼直指心印此與聖門一貫之呼何以異所謂擊電之機間不容髮者也至其所演二十五圓通七陰十習等義恢之彌廣按之益深直將諸經中一切引而未發之義和盤託出佛門正覺實在於此圓公以此導引初地學人洵知言之選而風公亦可爲付託得人矣因識其緣起而爲之頌頌曰

清淨大覺王演法在靈山阿難佛幼弟慧業世

無兩一日過娑舍遭彼摩登伽歸受佛心印以
是證正覺譬如青蓮華生長猛火中佛告阿難
言此心非汝心汝心在何許非外亦非內一點
常寂光普照十方界此處若能了即了一切義
偉哉善知識高樹精進幢接引羣迷人共登覺
王路

贊

三教圖贊

老子猶龍宣聖所歎佛生西方中國未見修德
行仁三家一貫俗士不知妄分崖岸持齋茹素

棄親出家崇飾土木是釋之魔煉藥燒丹納新
吐故呼吸風雷是道之蠹我得其精而遺其麁
抱一爲式散則萬殊誠性存存乃道之符威儀
抑抑乃德之隅至人無形守方寸地內具衆理
外應萬事處身恬澹遇物慈悲此心弗失萬善
同歸

畫屏贊

伏生授經

濟南伏生漢京大儒祖龍肆虐韜迹窮廬家傳
一經帝王之符唐虞三代嘉猷嘉謨孝文尊經

勑使受書千秋盛事載觀斯圖

琴操參禪

佛門廣大何所不容有美一人蓮生火中風塵骯髒惟蟲能蟲長樂清淨不與世同有善知識眉山蘇公當頭一喝心空色空

明董念修先生畫象贊

明之將亾璫燄肆虐小人道長士氣銷鑠嶽嶽董公弗縻好爵知幾其神寥天一鶴衡門之下雖飢亦樂不戀簪紳不蹈鼎鑊趨安避危履貞守約凜凜須眉後生矩矱

祝枝山沈氏良惠堂銘贊 有文待詔跋

枝山衡山吳中二老文章翰墨日月煇燿堂名良惠祖德攸好勤銘樂石沈氏之寶石亾文存如雪中爪一紙千金子孫永保

明周忠介公遺像贊

明政不綱寺人煽虐偉哉周公秉正疾惡寃深覆盆妖徵貫索緹騎到門笑談自若節厲史魚名高孟博遺像在懸秋嘗春礿心似氷清面如爪削後生聞風廉頑敦薄

參寥子像贊

明人李麟字次公夢感參寥而作斯像

今藏杭州理安寺

彼上人者東坡之友道義切磨石交而久一缾一鉢千里奔走言歸故山初心不負後五百年畫家能手夢傳其神得未曾有藏之名山天龍衛守斯圖斯贊頓首錄東坡贊共垂不朽

蔣元庭侍郎觀我圖贊

畸士離世我我周旋哲人無我德合于天以我觀我我在何處擊鼓求亾何方可遇我非色身不離色身譬諸逆旅中有主人其人若何凝然

不動有時游行如脫底桶袪情存想純想即飛遠離諸相而入希夷如是三身皆鏡中影會三爲一乃入聖境百尺高梧葉落歸根無人無我是不二門

徐太淑人繡軸贊

蒼蒼者柏秀結喬柯下有小草受蔭實多呦呦鳴鹿雌雄相逐得食交呼以饇以粥百獸最靈山中王孫神通游戲不與衆羣五色紛綸慈母之繈於一鍼鋒諸相畢現諸相旣現慈心孔懷萃茲百祿錫我方來百祿維何始基一善積善

不已餘慶自遠

澄谷風公倚杖圖贊

支硎之麓有蔚者林近臨平野遥揖高岑草廬十笏空谷雲深有人出世倚杖行吟慈悲其類清淨其心秋月在抱一塵不侵智慧如海隨人酌斟妙相常在天人共欽

嘯溪和尚畫像贊

道是法身不是道是報身不是道是嘯溪上人本來面目如是法門八萬四千妙手拈來卽是埽除人我是非佛說如是如是

銘

福雲泉銘并序

常熟福山向無泉山中人每苦遠汲歲在庚辰土人鑿石得泉衆情歡喜有來告者乃爲之銘其辭曰

峨峩福山在海之濱雲霞萬狀草木千春緇流野處遥隔世塵掘地及泉山川之神迺除瓦礫迺翦荊榛淵然一勺旣清且淪我皇受福龍飛之辰天降甘澤錫爾烝人

康郎木筆筒銘

客有貽予筆筒者輪囷褊𣖒自然中空非竹非木不方葆巖先生過予而見之曰此康郎木也生番中臺灣市上甚多一節直三五十錢耳因其不經見輙爲銘之

康郎木產海東𥗋砢其外中虛空吾家管城子假汝以爲宮發爲文章壽無窮

竹擱臂銘

蒼筤竹瑩如玉疏其節虛其腹其生也直不能曲吾得其半意已足誰歟贈之釋澄谷

淄川石硯銘

淄川濱產貞珉溫潤如玉磨不磷非方非員守天均梅花一枝橫自陳清芬迎人萬古新文章有神嚌道真浮華刋落完其醇

端石硯銘

直而方德中正也平如砥無偏頗也虛其中有容也

綠石硯銘

有石如玉古之結綠貽我子孫旣富方穀

天然硯銘

不雕琢完其樸

又

不方不員任其自然吾以全吾天

端石硯銘

端溪之英巧匠研之筆精墨良可以臨池

石子硯銘

如蟲食葉蛾子之術

草檄硯銘

雲龍騤騤升于天衢 左側

蜀道難如上天草軍書十萬言惟吾與汝相周

旋右側

紫石小硯銘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是故君子慎其所習

圓硯銘

窪其中虛以受也圓其外行无咎也堅則貞靜則壽也

端石竹節硯銘

介如石堅多節士之德

十兒定婚之硯銘

璧合珠聯天作之緣

第九女錦雯學書硯銘

紅餘清課

澄泥大硯櫝銘

有研盈尺齋中之華直方而大弗納于邪精墨

佳筆會三爲一㰅嚌道真發揮經術

孫女綺春學書硯銘

初學衛夫人

朱竹垞先生遺硯銘

圭與璋文之府一片石可與語石長存人何許

端溪石硯銘

如月之清如松之秀如雲水之澄鮮之三者現壽者之相而與文章爲緣

跋

讀周禮

余自束髮讀書卽疑周禮非周公之書近日乃恍然大悟而其疑益堅夫周官所載六卿之名曰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而已不聞有天地春夏秋冬之說蓋此六官之名自唐虞已有之故契作司徒伯禹作司空早見於舜典大約三代因之勿替故尚書曰惟周公位冢宰左

氏曰周公爲太宰康叔爲司冦聃季爲司空太宰卽冢宰也孔子爲魯司冦而夾谷之會請攝司馬以從僖公之躋夏父弗忌爲宗伯魯爲侯國以周公有大勳勞賜以天子禮樂故六卿得用王官之名也宋有司馬王者之後也楚亦有司馬僭稱王而然也其他見於書者曰司冦蘇公見於詩者曰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家伯冢宰見於論語者曰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見於左氏者曰爽鳩氏司冦也凡此之類不可勝舉而絕不聞有所謂天地春夏秋冬之說也苟周公

時有是名豈有六經中絕無一見者乎太史公曰學者載籍極博必考信於六藝故六經所無皆不可信者也大約新莽建國凡政令之不便於民者皆欲援古聖人之事以文飾之遂授意其黨劉歆等僞造此書耳

許氏說文解字跋

近年士大夫頗留心小學而羣奉許氏說文解字一書爲圭臬其書所不載者則謂之俗字鄙意不甚以爲然其書每部後所注文幾重文幾

叚之往往不足於數盖此書殘缺久矣又其所

製字每與世所傳鍾鼎之文不合所引五經之語亦多異同蓋漢時一家之言爾不過如荆公字說之流其解字亦多臆說姑無論其他即如以也字爲女陰古今載籍並無其證豈非謬論耶余少年狡獪嘗欲於許書之外别出新義自爲小學新箋一書四方宦游其書不果就而舊草叢殘亦消歸于無何有之鄉矣猶記解王字之義云乾三連坤六斷三横乾坤之象一人獨立於乾坤之中謂之王又解衡字之義云衡字當從魚不當從角大禹萬物縱横各有定體惟魚

行水中時而俛時而仰有類乎秤之象故爲衡而魚行二字切恰得衡字之音如此等數甚夥今耄矣遺忘殆盡聊志一二於此似頗長於舊說也

讀韓文公集書後

韓昌黎擬文王羑里操云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讀書者皆以爲立言有體余則謂此似是而非者也嘗讀大雅之詩云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如蜩如螗如沸如羹又曰女炰烋于中國斂怨以爲德此則文王之志也三代以上斯民直道

而行公是公非百姓且然而況聖人乎紂之無道淫戲自絕于天文王若不知其無道而以爲聖明是不知烏之雌雄也烏足爲聖人若明知其無道而姑以聖明頌之是教人以諂也又烏足爲聖人蓋唐時文士辭章相尚貢諛獻媚習爲固然昌黎南海之謫憂患餘生託諸古人以自明其無怨望之意若文王有言必不如是卽周名諸公而託爲文王之言亦必不如是

明趙文毅公文集跋

嘗讀易至泰否二卦之初皆曰拔茅茹以其彙

知君子小人必有其類而其類常有互爲消長之機當陽德之方亨也端人誼士連類而進而世運爲之清明國是爲之正直及陰柔用事則小人成群而君子無容身之地彼所惡非其類也明時江陵張相奪情起復吾鄉文毅趙公用賢上疏攻之削職廷杖而歸此正陽消陰長之秋而他時忠介鄒公元標爲之立傳忠烈黃公道周又爲之序其文集留傳在世若球圖之可寶于此見君子得朋自有聲應氣求之樂詩所云風雨如晦雞鳴不已者此之謂也彼附會江陵以博

取一時富貴者今安在哉觀者可以知所師矣

翁氏吾妻鏡補跋

翁子廣平以日本國吾妻鏡一書闕略未備積一生心力窮蒐博采撰成吾妻鏡補若干卷凡其國之世代譜系山川都邑典章風俗物產方言無不詳且盡携以示予而以序爲請夫吾妻鏡者日本國之史也彼國有吾妻島故因以爲名鏡卽鑑也故又名東鑑向無刻本中國流傳甚少雖博學者未嘗見翁子乃貫穿其書舉其要而補其所未備異哉昔太史公作朝鮮南越

東越西南夷等傳皆近接方域漢家聲敎所及故能詳哉其言之後世史家摭拾要荒以外漸多鑿空之說然不過撮其大畧附于國史之後而已罕有專勒成書者至

本朝乃有琉球中山等志此皆

天子輶軒之使親至其地采訪其國之遺聞軼事而後成一家之言若翁子家在吳江之平望鎮闤闠囂塵一闤成市翁子生平閉戸著書未嘗税四方之駕況日本在大海外未嘗職貢中國雖國家史官不能得其要領翁子一窮鄉樸

學之士乃能瞭然若羅紋之在其掌此豈尋常咫聞之流所能及乎昔在

高宗朝禁民閒私錢偶得寬永通寶錢司農不知其所自來謂中國無此年號遂令有司者治之諸封疆大吏無一人知者守令倉皇莫知所措吾鄉王慧音先生識爲日本錢以朱竹垞集中吾妻鏡跋爲證每歲商人向彼國市銅因攜其錢入中國耳維時桂林陳文恭公巡撫江蘇據其言以入告由是士大夫始知有吾妻鏡之名然求其書卒不可得也觀翁子之書洵可謂

好古多聞矣宋時徐仲車足跡不出戶庭而周知天下之務翁予殆有過之無不及也

聽鶯閣文稿跋

近歲藝林才人多而學人少後生蚤慧之士剽竊故紙中隱辭僻事以炫于人觀其所爲文爛然若雲錦之麗及叩其胸中所蓄而無有也此如伶人登場戴金翠之飾被文繡之衣氣象非不富貴問其家實無儋石之儲爾乎望翁孚廣平樸學之士窮居著書不求聞於世而有志于古於學無所不闚而必根柢經史有源有繇班

生之傳河閒獻王也曰修學好古實事求是翁子殆其人歟

跋王箕山家藏劉珏驄馬南巡圖卷

此卷爲明人劉完菴所作道光二年簣山先生以讞獄至吴門得此明年權按察使事駐節吴門出以見示考完菴名珏字廷美長洲人正統閒舉於鄉以才薦官至山西按察司僉事郡志稱其書法趙子昂畫師王叔明此其手迹也所贈不知何人大約是任直指於吴門者卷中賦詩者十人戴冠字仲規長洲人官山陰訓導盛

箴字仲規陳寛字孟賢皆吳縣人其餘不詳其本末大率皆吳中詩人也夫漢代有繡衣使者巡行郡國以六條陳臬今之按察使即古繡衣之職也其職以廣教化勵風俗為先務先生治吳明罰勅法守令奉行惟謹培養士子矜恤窮黎請撥武進沙田歸入紫陽正誼兩書院各二千畝而以其餘分撥普濟清節兩堂充饘粥之費又嚴賭博之禁鉏莠安良衆情悦服當今世而六條並舉不負巡方之職者非先生而誰士民歌祝必有與卷中人後先輝映者此卷不啻

爲之劵也

木蘭秋獮圖跋

古者蒐苗獮狩之典掌諸司馬周宣獵于岐陽銘辭十鼓今尚在太學中蓋王者先簿正祭器而習武詰戎之義即寓于其中漢京旣建上林長楊特在跬步之間耳而子雲相如二賦鋪張揚厲侈爲一朝盛事流傳藝苑炳焉與雅頌同風我

朝以弧矢開基威行天下

祖宗彝訓常以毋忘武備爲戒故每歲孟秋之

月狩于木蘭

六飛所止千乘萬騎蒙古諸台吉各率其衆來

會凡爲

天子合圍者一千二百人而四十九旗之人左鞭弭而右櫜鞬咸奔走于鑾鈴豹尾之下蓋合中外如一家焉真古今未有之盛也此圖乃乾隆間畫工徐瞻雲所作瞻雲善山水人物抉其技游公卿閒嘗從木蘭之役親見夫雲罕星盧之盛出警入蹕之嚴心追手摹託諸丹青以垂不朽覩者可以知

本朝撫綏中外之義焉予向見趙文敏所畫元人田獵圖一卷亦極一時車騎之盛然方此則有望洋之歎矣此圖今歸宜亭榷使家名嘉祿暇日出以相示因綴言紙尾以抒莞蠡之見云爾

乾隆癸丑同館圖跋

此卷爲潘芝軒尚書所藏癸丑同館圖也翰林故事凡狀元歸第歷科鼎甲皆在賓席相陪是年十月修士相見之禮後進投謁于先進之門先進報謁于庶常館行交拜禮教習大臣每月聚庶常之士而課之局堂而食列舍而居如是

者三年然後散館或留或去悉出

上裁此後序資平進無利鈍之見存焉故京朝官惟翰林爲最親余以乾隆庚戌登第後一科卽係癸丑而先一年余已奉

命視學楚南不獲躬逢其盛故是科同館諸君子不相識者居多然榜首芝軒尚書余同邑人也榜眼陳君遠雯雲雖籍順天而祖居吳江則亦我鄉人也吳君玉松雲周君石芳系英戴君金溪敦元皆庚戌同會榜而癸丑

廷試者也蔡君生甫之定葉君琴柯紹楏又余鄉科

同歲生也時時聯襟掎裳極平生之歡焉故余于卷中之人其疎者至不相識其親者有布衣昆弟之好俯仰陳迹不勝頍弁雨雪之思焉披覽再三因綴言於紙尾

七峰振秀圖跋

山川之結靈氣所鍾常熟福山瀕海形家者言當於山巔建塔以振其秀謀之數十年而不就昔阿育王以神力造八萬四千塔一夕而成今之人何以若是之難耶然吾謂形勝之說虛而無據不如水利之事信而有徵今歲夏秋淫雨

爲災常貽二邑滏水逆行豈非白茆河故道湮塞之故耶倘以造塔之力跂而濬川俾邑人實享其利不愈於無益土木之費耶

王二樵寶鼎精舍圖記跋

王二樵于道場山得寶鼎三年塼二因以名其室畫史石渠爲圖俔穉孫爲之銘乃爲之跋曰古以寶鼎名其年今以寶鼎名其室當其名年有鼎存焉今名室則但藏寶鼎三年所造之塼而已然萬物皆有時而壞唯文章之名爲不朽鼎與塼皆不可久而其名則長存於天地之閒

此嗜古者所以上下古今而有無窮之思也質之二樵主人當曰如是如是

題嘉興戴松門家藏郭泰碑後

是碑久亡故宋時歐趙兩家皆未著錄惟乾隆初有如皐姜氏摹本據其自跋是從寒山趙氏拓本摹得而以石經殘字補足之知趙氏所藏亦非足本而今之首尾完善者乃姜氏補足者也但翁覃溪先生所記姜本以亨爲享以遹爲隨以般爲隱以牆爲牆以椎爲碓以徲徯爲栖遲以瑋爲緯云云此皆不然則是本又非姜氏

所刻本矣近日青浦王氏金石萃編所錄與此本一字不易又崑山王氏所翻刻亦即此本則是世間别有此流傳之本既非趙凡夫所藏亦非姜任脩所刻其所由來不可得而知矣

温佶碑跋

右唐太常丞温佶碑錢塘江秬薌所藏裴潾正書無立碑歲月撰文者姓名已蝕惟存結銜云淮南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内營田觀察處置等使金紫光祿大夫撿校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揚州大都督府長史上柱闕字

朝散大夫守尚書虞共六十一字以下蝕不可
辨惟文中有僧孺於尚書爲等字意是牛僧孺
作因檢唐書本傳僧孺以文宗太和六年出鎮
淮揚新史云以檢校尚書左僕射平章事爲淮
南節度副大使而舊史則有云揚州大都督府
長史參考二書與碑吻合碑尾又云誰其刻詩
揚郡長史則此文爲僧孺所撰無疑所謂朝散
大夫守尚書虞者攷唐職官志工部尚書一員
其屬有四一曰工部二曰屯田三曰虞部四曰
水部此盖守尚書虞部也虞部有郎中一員從

五品員外郎一員從六品朝散大夫是從五品下階知僧孺所守是虞部郎中也二史皆稱左僕射而碑云右僕射考杜牧所撰牛僧孺墓志亦云右僕射史誤也碑云以建中六年卒而僧孺以太和六年鎮淮南至開成二年去爲東都留守此碑之作當在此六年中與建中相距已五十餘載其立碑何以遲遲之故今不可考矣近歲館臣集全唐文僧孺集中無此碑曩時王蘭泉司冠撰金石萃編所收金石文多至九百餘種亦不及此信乎集古之難矣

七姬墓志跋

張士誠之據有吴地也秉元季之衰嘯聚一方苟延旦夕之命於事固不足道然明師入境吴人為之死守久而後服則其小惠小信亦有所以固結人心者當是時其臣潘元紹將出師拒敵有姬七人同時自盡今吴城東北隅有七姬墓即其埋骨之地也張靜居曾為作志楊升庵諸人皆有題辭其辭或褒或貶各有異同吾則謂草昧之初羣雄逐鹿中原明太祖與陳友諒張士誠輩競起成則為帝王敗則為寇賊此其

成敗惟天所命初非有所優劣而當張氏垂亾之際婦人女子皆知以死殉其夫亦可徵吾鄉風俗之善彼升菴等身爲明臣不得不致貶於張氏今易姓之後尚論者當存廓然大公之心毋庸意存軒輊於其間矣

楞嚴經跋

此經相傳是龍勝菩薩於龍宮默誦而出其義微妙甚深蓋阿難尊者爲釋迦文佛少弟智慧絕人佛門中推爲多聞第一故是經所說義理尤精天人之理無所不包彼中最爲寶惜秘而

不傳姚秦時宋雲至西域求經此經未入中國貞觀中沙門元奘往西域十九年所取三藏經文至影亦未之聞也後有天竺沙門般剌密諦欲將此經傳入震旦屢竊而行皆被獲阻留最後以薄氎細書破臂深藏杭海東來達廣州適唐宰相房融以南銓在廣受而筆之書即今譯本是也秘笈初來隱而未顯迨天寶十年西京興福寺惟愨法師于融家得其本始作疏解而廣傳之其後西域有狼達尒嗎者爲汗毀滅佛法焚棄梵筴此經遂亾幸其先入中國故完經

尚存我

高宗純皇帝時命國師章嘉呼圖克圖由漢字

畫繙梵本此經乃復還舊觀竊聞當時彼中有

補敦祖師曾經授記云是經滅後五百年當由

中國譯歸藏地時節因緣正在此時仰見

聖人之一舉一動必合天心而大雄氏之教普

徧十方流傳無盡者天實為之古今咫聞之士

往往著書立說以闢之多見其不知量也